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同題



量

錦

局

書



趙龍子  
龍車  
騎救  
主



張翼德  
大將  
長板橋

魯子敬力排眾議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一才子書卷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子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惟恐玄德之無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為可惜。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為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為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

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誰著尊周之義於萬世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閒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於此領略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於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裝腔玄德做

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余笑曰為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裨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裨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子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非為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

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堂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慈念真篇不得已之言

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晨昏永不得侍奉而清誨亦誓不賜教乎庶拜謝而

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

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

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為使客雖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復勝於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

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况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

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

第一才子書卷十九第三十七回

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前說曹操可殺今罵徐庶更可殺罵庶深於罵操矣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

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

絕。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連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終天乎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邱山。義出肺

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

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母而有靈母其吐之徐庶

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以下專叙孔明時操欲商議南

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

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於昆明池是天子窮兵外國曹操看水戰於玄武池是權臣黷武中華以上接下曹操以下再

敘玄德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

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乎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即讀者至此亦疑是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此容易見也遂整衣出

迎視之。乃司馬徽也。伊何人乎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

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訪孔明却是來尋徐庶

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尚不提徽曰。

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為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

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

水鏡之明於知人與徐母之勇於死義可稱更絕

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

高義必羞見其子也

其子不知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此旁觀者清

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

此處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閒話

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

不惹之為不讚之謂妙在極閒極冷

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

人為密友

本因徐庶知孔明却又於徐庶之外閒閒叙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說出奇妙

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

略

藏精純於大略之中

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

孔明但笑而不答

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此補徐庶語中所未及

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

此申徐庶語中所已及

玄德曰何潁州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墟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

地必多賢士

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一賢耳乃會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一稱天文妙在極忙中夾此閒語

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

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

雲長高擡管樂將孔明一抑

徽笑曰以吾觀之不

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

極似順雲長語氣

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八百年之

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

雲長意中必謂於管樂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想水鏡却於管樂之上請出太公留侯來索性抹倒管樂將孔明極力一揚妙極妙極

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卧龍雖得其主不得其

時惜哉

預為後文伏筆

言罷飄然而去

寫水鏡如閒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飄灑之極

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

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

陽有隱居高眠卧不足

的是好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龍先生所作也

未見其人先聞其歌

玄德

曰卧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卧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

中即諸葛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未見其人先觀其地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卧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

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

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

老鶴夜聽經囊裡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

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詩亦不俗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

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

直是一個脚色手本

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

每見人家閨女接着一大字名帖輒便吃嚇今童子聽得如許官

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

稱名而去其官則得之矣

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不遇

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

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

寫童子閒冷之甚

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

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

生回可言劉備拜訪

極行再城

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

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踞松篁交翠觀之不已

所居之處實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盡玩山色者宜於過看遊勝地者不忍遽別也

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

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

伊人

玄德曰此必卧龍先生也

我亦疑是卧龍先生

急下馬向前施禮

問曰先生非卧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

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

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

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

妙在此人不是孔明使玄德不至空

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

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

忙中偏有此閒筆

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

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

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

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

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

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

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乎

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

閒極冷之語

說孔明徒費心力是於孔明未出山時早為他結結局伏下一筆妙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胄合當匡

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

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之言一微意思

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

明問故妄言之

州平更不往復便作收科

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何處去了

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借問孔明作收

科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金瓶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間冷之人安

不過了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言訖長

揖而去水鏡一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却遇此腐儒閒談許

久編是腐儒最喜開戲翼德罵之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昔之隱士翼德見之掃以為腐儒若今三人回

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卧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

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有翼德阻擋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

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比管

子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無數里忽

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

正與前節戰天寒不可用兵一語相反而相應宜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玄德曰吾正

欲使孔明知我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

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客却怕冷一笑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

人作歌此何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

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

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輟洗延坐飲英風東下齊

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

合著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呂望封于齊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脚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此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此又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

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首卷中事忽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

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吊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憂

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卧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卧龍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

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見其貌後見其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卧龍先

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卧龍何幹亦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

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卧龍皆卧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却不是孔明使玄德又望一個空吾乃潁州石廣

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玉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過於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過於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過或兩人並過參差錯落妙事妙文

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卧龍莊

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

馬尋訪卧龍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卧龍岡來到岡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

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兩顧不消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

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玄德正看間忽

聞吟咏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之寫得奸徐有致見草堂之上

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翔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最其人之為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比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

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

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為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為親遇孔明即今讀者意中亦以為既遇孔明矣那少年

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卧

龍耶少年曰某乃卧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第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

處為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叙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口中補叙出諸葛瑾只一凡一弟分作兩番出落真敘事妙品玄德曰卧龍今在

家否均曰昨為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第二番又不過方欲邀石孟同來誰知反為州平約去玄德曰何處閒遊

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

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識事又妙在極閒極冷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

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小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決耐不得矣玄德

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卧龍先生熟諳韜畧日看

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開極冷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催發機出玄德懷中

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

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懇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次

而來漸新相近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監叨名爵伏覲朝

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靈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

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備品望子房正與司馬微除元直所言相應天下

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懇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重第二次囑其第

以次而來又漸漸相近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之見小

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著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

來絕妙一幅畫圖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開極冷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鬬紛

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風雪中之歌有龍與龍又聞關相約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承梅比石孟二人唱

古感今之歌更覺蕭西玄德聞歌曰此真卧龍矣我亦以為此當定然不誤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

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

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樣文法玄德曰適聞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

小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為尊

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致太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玄德曰曾見賢婿否承彥曰

便是老夫也來看他極關極冷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

卧龍岡悵悵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景惟有悵悵寫得有情趣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遥望處爛銀堆满卧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則龍蟄春雷則龍起訪卧龍者固當於春時訪之乃命卜者擇吉選擇吉

期齋戒三日黃沐更衣再往卧龍岡謁孔明明神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肅成黃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關張聞之不

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烈士疑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

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於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

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

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

曲及既知之却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

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舉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為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為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懇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託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子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為孫曹所有故爭荊州於孫權何如受荊州於劉表此玄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為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叙東吳不但為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為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為玄德畫策便有周瑜為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為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為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

前太子辯與皇子協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眾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為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辯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為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為三日矣吾以為為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為日而策為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為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壻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為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為繼母矣以母姨為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為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為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於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

賊未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甯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甯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畫寢學甘甯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為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妝豔裹言笑自若為之一笑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見今有諸名士作文論名醫治病而延遲不赴者乃當以此謂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今有愛讀書秋便對他況吾

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千鈞之索縛耶特欲以一繩當白駒之繫維耶如此諸客發一笑玄德叱曰汝皆不聞周文王謁子牙之事乎既稱高桓又迷周文王愈比愈高可見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正遇諸葛

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彼請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同歸報乳明迎門相揖則不感其為卧龍先生矣三人來到莊前叩

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

在家但現在草堂上晝寢未醒惟其為卧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睡睡漢不能學孔明而但學其晝寢豈得謂之卧龍哉直是豚耳玄德曰既如此

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著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

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竹立開階是未見其人而候之玄德之行立開階是既見其人而候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

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

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苦火攻習德乃欲以此法施之於先生是班門弄斧矣一笑

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

壁睡着妙在此時還不便醒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或問先生何所夢子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客大難為人能來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劉皇

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還要更衣也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半晌

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

仙之槩在玄德眼中書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

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

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乍見之時却用玄德開談孔明問答二連其來情一謝其過語都是套語是第一段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

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

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條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

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

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

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三辭謝玄德再三請教其意漸近孔明笑曰

願聞將軍之志玄德移坐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玄德言懷方是深談孔明

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

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不可取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次說孫權不可取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豈可

棄乎此言荆州可取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

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

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取則結之

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

姓有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

所以為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末下棋時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當當豈非天下第一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

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

正不知先生幾時道下此一軸畫可見其一向高卧非真正睡著也

將軍欲成霸

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

和天時地利人和分得奇

先取荊州為家後即

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孔明畫策已盡於此

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頗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

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

此孔明賜教之後而玄德躊躇又作一折

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

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

此孔明重言以決而玄德謝教乃作一收

只這一席

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南陽有卧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

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

此孔明于決策之復隱然不肯出山又作一折

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

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

前至水鏡莊上衣服盡濕今在卧龍莊上衣服亦盡濕前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之濕是為求賢而後淚者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為蒼生而淚也

孔明

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

此孔明因玄德重言而許諾又作一收

玄德大喜遂命關張

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

孔明不肯受聘又作一折

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

耳孔明方受

此因玄德又懇而孔明方受人作一折

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

前宿水鏡莊上為想伏龍為離一夜睡不着今此夜與前不同定然睡著矣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

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方出山便思退步是真淡泊寧靜之人

後人有詩嘆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甯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之時年方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叙東吳事此乃過枝接葉處却說孫權自孫策

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

方寫玄德水賢又接寫孫權好士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閻澤字德潤彭城嚴峻字曼才沛縣薛

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

卓所殺之張溫乃洛陽張溫此張溫則吳郡張溫及會稽凌統字公續烏程吳檣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

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

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方寫玄德得一

賢授與璋得步士○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聖所得周瑜張昭張嚴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關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從至則分叙此權收或詳或略筆法各妙建安七

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欲使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使呂布貢多會孫權猶豫未決

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

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遺賢之為害而文長不遺賢之將危是百世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一入不得不與曹

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

之孔明為王侯世家只數語決疑周喻為孫權書策亦只數語決疑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

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甯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再按叙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

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

部將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撫父屍今凌統奪父屍過通

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

鞭撻士卒前則有宋憲魏續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達之刺張飛皆為此也丹陽督將矯覽即丞戴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

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

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起課是所僅見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

不聽婦言是行處不聽夫人言却是處不信卜只是恭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遂與眾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即抽刀

砍死孫翊嬌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與後文司馬昭之歸二人來勢揚州家資侍

妾嬌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

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死後從之極覽從之徐氏乃密

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將軍不立則孫翊

忠義今嬌戴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嬌覽又欲強占

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

雪此仇辱生死銜恩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

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

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今之婦人言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

報而為此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妝豔今之婦人言丈夫新死而

設伏也然復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妝豔今之婦人言丈夫新死而

學徐氏之禮雅震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故報而為此極詐也古之寡婦雅雅雅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故報而為此極詐也

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傅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幃幕中

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手席

密室者徐氏自知之而不來故也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何等戴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傅二將所殺

一段之手密室一體之手徐氏遂重穿孝服則書曰王

服蓋暫時 將嬌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乃是真 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

徐氏已殺嬌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軍早已殺矣其下易則是女此生 乃封孫高傅娶為牙門

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姦回一旦受摧鋤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

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

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嫁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

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月為後孫權稱帝伏候幼子孫

權項叔各十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必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

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傳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

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

人曰伏望公看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傳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多乎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其喪葬

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

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伐中伐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不可也若權猶豫未定

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守龍秋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肅來降某細詢之

言字與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

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警馬賊有警則響船賊有警則賊之不一響者必無用之賊也又嘗以西川錦作帆慢時人

皆稱為錦帆賊賊以錦帆為名其賊甚多不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眾投劉表見表不能成

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荏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肅之力救回夏口

乃侍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甯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名起于黃中而關公

江而黃祖不肯用為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小人用人偏極拘執甯因此懷恨為後發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甯到家謂之曰

吾薦公數次乃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自

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薦甘肅於黃祖為甘肅也非為黃祖也若為黃祖則當告祖曰不宜用則殺之勿以黃祖何乃導之入吳耶飛之為友諒則忠矣為主諒則不忠甯因此得過夏

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殺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

各為其主又何憾焉甯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肅一脫不忠不向黃祖一過叙

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令呂蒙引甘肅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

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肅之功孫權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

甯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必篡竊荆南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

不能承業傳基明公宜蚤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肅亦勸孫權取荆州今宜先取黃祖

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刻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

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肅亦勸

以劫江之賊目之耶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董

第一才子書 卷十九 第三十八回 十二

襲與甘甯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

截住河口。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

船用貫索環不可斷，索則可斷也。

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甯謂董

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

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

虎本坎乘風破浪，却做了野渡舟橫為之一笑。

甘甯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

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

軍戰功

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吳軍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

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迨至船中，來見孫權。

路戰功

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了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

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為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之計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深威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為哉

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是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哉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風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追為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為再折人馬走發攔當不佳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為三折令讀者至此幾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操此為後文伏線也甘甯借江夏為避讐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為避

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晉之伐魏尚隔數十卷而司馬氏之家世早詳叙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却說孫權督眾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甯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

黃祖之不用甘甯猶孫惠正之不用衛轍也

祖帶數十騎突出東

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甯攔住祖於馬上謂甯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甯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尚有何說

前日劉水諸今日劉陸諸甯不自以

為賊而黃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真為黃祖之賊矣

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甯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

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甯視之乃程普也甯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

祖祖中箭翻身落馬甯鳥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

黃祖之死

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甘甯殺之可為不能用人之戒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

應第七回中事又與前四回孫氏祭天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

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有子如此孫堅不死矣重賞三軍陞甘甯為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

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

而後乘勢攻之荆襄可得也

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而圖大向來子布黨策惟此差強人意

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

江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甯求救甯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之不

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甯乃入見權頓首哭告

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

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甯非呂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

彼既有恩於君吾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甯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

乎若飛去甯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既願以官爵贖之又願督級保

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

取甘甯甯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甯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

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方為凌統報仇凌統報仇義士之教孝子之孝名各出色

霜射死卿父彼時各為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既為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

吾面孫權自欲報讎却不許凌統報讎似乎不情為甘甯而赦為凌統不為統而殺甘甯似乎偏尚然

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眾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甯權即

日命甘甯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甯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

了此處寫甘甯往夏口正為

後文劉琦請守夏口伏線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凌統不曾殺得甘甯

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半不若徐氏之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

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至此

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攻戰矣語却如為與曹操攻戰之地乎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

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

事不寫玄德要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讐之策也某當與

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讀者至此必謂孔明特為劉表盡報讐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偏不與東吳交戰出人意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

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

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

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結怨孫權正為後文投託東吳地步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

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

即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眾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蔡

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為耳一結野前事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

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括著甘肅執黃祖不能用甘肅劉表不能殺

若興兵南征儻曹操北來又當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

我死之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前有兩讓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荊州通連相約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

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

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

仁慈之主也此時玄德若取了荊州省却後來無數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

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

前於徐庶來之先已早為此處伏下一筆

玄德曰此

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

時玄德遂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

告此處不即說明求計之法叙事妙品琦謝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

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

一言相救此劉琦第一番求計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漏洩為害不淺說

罷起身告辭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漫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

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劉琦第二番求計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

言訖又欲辭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

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此孔明第三次推却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自密孔明曰書在何處琦

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此劉琦第三番求計孔明作色而起便

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只見樓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

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此時並無隔屏

孔明曰疎不問親亮何能為公子謀妙在此時還不肯說又復作難曲折之甚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

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

計至此方說亦是水窮山盡絕處逢生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

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却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

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或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處不成走不脫矣

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今之求人畫策者偏會投短梯一笑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

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

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使劉表當之權而自當之

持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南之意不可不防劉表正欲防曹操

口說防曹操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

夏鎮守為後玄德走江夏張本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

西曹掾司馬懿為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嵩之孫京兆尹司

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叔司馬懿瑞詳其家世蓋在魏末伐漢之先早為晉之代魏伏筆妙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

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

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窺

荆襄而窺新野操因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

輩耳吾必擒之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

生翼矣用徐庶說妙徐庶不對曹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卧龍先生有經

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神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此處徐庶謂孔明與前操曰比公若

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體名亮字孔明夏侯惇曰元直之言

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惇與孔明與徐庶相約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

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玄德

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

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無螢顧不可以無水兩弟勿復

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

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

種菜所以避禍結開所以忘憂遠遁相對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眾不

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

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此處民兵正為

後文誘敵之用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

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

哥哥何不使水去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成趣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諉關張

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

劍印轉信非挂印登壇不能令與會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謂雲

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未聽令之前先寫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

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不識地理者不以為軍師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之前先且埋伏

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

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

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

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為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

引一軍為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前叙單福定計取樊城在後文始見今叙孔明用計燒博望在前文說明又是一樣筆法雲長曰我

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斬

殺你却在家裏坐地好自在總為後文作繭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

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既聽令之後又寫雲長要看他如何二人去了眾將皆未知孔明輜略今

雖聽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寫眾將都未信前更便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眾將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孔明謂玄德

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

見火起即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

排功勞簿伺候妙極極極前後調度用兩處寫敘事入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不惟眾人不信連玄德亦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却說

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應孔明所言時

當秋月商飈徐起此非閒筆正為後文火勢添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

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于禁李典押

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眾問將軍為何而笑。惇曰。吾笑

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為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對

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此是民兵誘敵之故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

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反襯後文之敗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

屬極矣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

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韓浩一諫文勢一轉惇曰。敵

軍如此。雖十回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

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誰知此處伏兵亦是誘敵吾今晚不到

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

晝風既起。夜風愈大。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後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後文火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

到窄狹處。兩邊俱是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

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

曲又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佳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

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

樹木叢雜。應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前一路寫風雨未寫蘆葦讀者至此忽欲觀其境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

說以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設疑驚猜之決猜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隨後兩邊

蘆亦著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先寫背後火寫兩邊然後寫四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方信前

商議不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且

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

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

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前調諸將此處一叙戰不數合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

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胆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惟有前

乃有此處解安行不數里見廖立廖芳引軍擁簇著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

下馬拜伏於車前惟有前番輕侮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眾軍把所獲糧

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

人之力也不寫玄德哀孔明却寫百姓頌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

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叙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略却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荊州叙荊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明處補叙補衡往事叙荊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事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尚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為曹操所自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嘗不計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也哉

玄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即謂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為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為孫權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

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葛藤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為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即無却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禰衡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為風離為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者乎曹操出兵之時不蚤令管輅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陽矣況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卻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

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

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

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

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

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

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

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

江南。因攻劉備就勢帶出孫權為後文赤壁伏線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為第一隊。張遼張郃為第

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為第三隊。于禁李典為第四隊。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帥操自領諸將為

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為先鋒。先鋒反叛在後叙法變幻選定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并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

親。不可輕伐。以理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今丞相興此

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孫止言劉備孫權今亦帶言劉表

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

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輕時御史大夫却慮家客聞此言。報知却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

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侮侮丞相平昔相侮又與禰衡相善

衡贊融曰仲尼不死又時後漢書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孔融之與禰衡亦皆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

之也又時後漢書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

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

乎操之每急二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融之殺禰衡必與多於他人今殺

之子早已看透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或聞脂習常諫

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脂習諫融曰操欲殺君今融死而來哭乃教人也不可殺脂習諫

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此原第十回中文章驚世俗談笑

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綱目書曰融大中大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却說荊州劉表病重

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久膏肓不久便死矣

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可謂再讓荊州矣

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

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

子劉琦為荊州之主劉表臨死不願歸公而只少子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

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求至荆州探病方到門外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此時但視琦之見父面不敢言琦者長安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而不能殺蔡瑁以至如此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總為牝晨致家累可憐不久盡消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為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荆州之主

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

劉表之妻立少子是說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

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父棄

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

解釋劉琮賢於袁尚

眾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書至江夏請大

公子為荆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

也

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託之乃使蔡瑁掌兵權何其用人之舛誤也

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

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必當殛

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

李珪其嫂治之流乎

於是蔡瑁遂立劉琮

為主蔡氏宗族分領荆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荆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

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訃告劉琦

與玄德

自死至葬而竟不計告婦人作事此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

劉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巡望襄陽而

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今大

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

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

不憂曹操而憂劉琦則其計可知矣

琮曰計將安出巽曰不如

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此理既明此傳巽之言所由來也

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

之基業坐尚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

劉琦等

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

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

未甯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蒯越常助蔡瑁請玄德宜其有此論也

在而必不至此琮曰諸公之言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

傳則二人

意不及此十四歲兒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傅公悌劇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眾視之乃山陽

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

座聞粲至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異才吾不

如也

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關雎然王蔡二人不如孔融二人多矣

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

觀人奕棋棋局亂粲復為擺出不差一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為

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襄劉表以為上賓

忽叙王粲生平世中篇有此聞筆

當日謂劉琮曰將軍

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

與玄德孔明則答語相似一則商議一則商議敵情同其不同

琮曰曹公兵多將勇足智多

謀擒呂布於下邳，摧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又將曹操前事，於此總敘一遍。梟除蕩

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傅翽二君之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

遲疑，致生後悔。文人不與謀國事如此。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須稟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

屏後轉出。謂止屏後轉出，謂此婦人惡態。琮曰：「既是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婦人同

此三人之見却怪三人不與婦人之見。於是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

至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賞宋忠分付數，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為

荊州之主。小兒。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荆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來到，來視之，乃

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隱諱，後被雲長盤問

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

德聞之大哭。此交劉表而哭，非張飛而哭也。張飛曰：「事已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

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有的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

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殺，豈有殺劉琮母子乎？忠拜謝，抱頭鼠

竄而去。玄德正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

階迎之，再三稱謝。前文。伊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

來報喪，竟立劉琮為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資哀

書呈報，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譚之末助於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書畢，謂伊

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矣

本是伊籍報玄德信却是玄德報伊籍信

籍大驚曰使君何從知之玄德具言擊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

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

最是

伊籍孔明曰機伯

之言是也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

日死於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

劉琮既降曹操則玄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操也何尚以劉表為言乎○前劉表讓之而不取失一機會今劉琦失之

而不取又失一機會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敵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

樊城與宛城小市時同一局面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

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

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

不說出何計正使人猜測不出

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

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論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

城暫避不可自誤

智民同走又是擇法

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

眷到樊城

先言百姓後及各官家眷足見愛民之至

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

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

布袋放水渰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

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

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

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渰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

第二次調撥又在水邊

趙雲引軍三千分為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

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

大風

不知天時者不  
可以為軍師

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

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

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風力助  
火勢又以人聲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

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

門外從後擊之

從後擊之妙起  
他到水邊去

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

又先算定  
收兵時候

再令麋芳劉封

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

紅屬火青屬  
水水能生火

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一

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

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

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戰在  
後奇妙○前一人一撥此兩人同撥

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為下文登高對  
生飲酒伏筆

却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

為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

來到鵲尾坡

午為火位鵲應來  
崔正為下文點染

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

麋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

前於第四次調撥此  
却於第一次出現

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

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理伏可速

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

西

自午至晚漸漸叙  
到夜來却有次第

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

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

相對飲酒不是實  
紅燈定是看烟火

許褚大怒引軍尋

路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

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誰知以此空城作虛名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

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饑餓。

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變中矣初更以後。初更狂風大作。未寫火先寫風守門軍

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

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不見兵只見火奇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

夜之火。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急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焰摩天。

曹仁引眾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

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前於第三次調撥此於第二次出現敗

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

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於第一次出現今於第三次出現此則次第出現到四更時分。四更人馬

困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有反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喫

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

起。補黃昏一句妙甚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

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調撥今却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水浸十萬之眾不為定意曹仁引

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

前於第二次調撥令却於第六次出現。看他敘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

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焰吐水邊又遇黑風來。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前孔明教劉琦是走為上計。今教玄德亦是走為上計。然劉琦之走得免於難。玄德之走幾不免於難。其故何也。則皆玄德不忍之心為之累耳。若非不忍於劉表。則可以不走。若非不忍於劉琮。則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於百姓。則猶可以輕於走。捷於走。脫然於走其走。而及於難者。乃玄德之過於仁。而非孔明之疏於計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於玄德。劉琮之死。天不假手於劉琦。而殺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於張繡之降。則不殺。於張魯之降。則不殺。即於袁譚之初降。而未叛。則亦不遽殺。而獨於劉琮母子。則必殺之。而後已。其故何也。曰琮之意。在永保荊州。失之。則悔。悔則必怨。怨則舊臣之未降者。或將噬餘燼以復燃。則可慮者一。即其臣之已降者。見故主尚在。亦將懷二心以圖我。則可慮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復與琦合。將結劉備以為我肘腋之患。則可慮者三。操之籌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豈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龍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長坂之役。子龍以單騎而獨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關公之保二夫人。歷過五關。而皆得無恙。子龍之保二夫人。止

過長坂而不能兩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謂檀溪不關龍馬之力。當陽亦豈虎將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謂關公盡事兄之節。子龍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棄荊州。既失其地利。猶幸遇天之祐。得人之助。爾。

孫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詐。玄德之信子龍。不以臨難而疑其違。一則投契於一時。一則孚信於平日也。大約文字之妙。多在逆翻處。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則玄德之識不奇。子龍之忠亦不顯。三國敘事之法。往往善於用逆。所以絕勝他書。

文有伏綫之妙。玄德之取長沙。魏延之救黃忠。尚隔數卷。而此處襄陽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此時初無補於玄德。初無益於襄陽。而孰知預為後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報夫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賢妻也。吳夫人臨死托壯子於良臣。糜夫人臨死托幼子於猛將。皆賢母也。然死更難於不死。臨難之托子。更難於平時之托子。則糜夫人之賢。則又在東吳兩婦人之上。

凡敘事之難。不難在聚處。而難在散處。如當陽長坂一編。玄德與眾將及二夫人。並阿斗。東三西四。七斷八續。詳則不能加詳。略又不可偏略。庸筆至此。幾於束手。今作者將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敘出。簡雍著槍。糜竺被縛。在趙雲眼中敘出。二

夫人棄車步行在簡雍口中敘出簡雍報信在翼德口中敘出甘夫人下落則借軍士口中詳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則借百姓口中詳之。厯落參差一筆不忙一筆不漏。又有旁筆寫秋風寫秋夜寫曠野哭聲將數千兵及數萬百姓無不點綴描畫。予嘗讀史記至項羽垓下一戰寫項羽寫虞姬寫楚歌寫九里山寫八千子弟寫韓信調兵寫衆將十面埋伏寫烏江自刎以為文章紀事之妙莫有奇於此者。及見三國當陽長坂之文不覺嘆龍門之復生也。

却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著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

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

水上之火又其

除勢却說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

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

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

前是五路今變作八路

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

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徑進二縣為釐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

劉備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

此句是正意

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

是語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為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

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

前者雖各行程且料其必來今者道途險阻劉曄料其必返前後相映

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憐眾百姓之命公可往說劉備如肯來降

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明知備之不降愿勿相負

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協備降而遣之皆詐也不過先禮後兵以示虛惠於百姓耳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

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

可守宜速作行計不待徐庶啟之行而孔明之行計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某今

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為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

辭若無臥龍輔佐此時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孝子也母雖死而投墓在焉故不敢絕拜耳玄德不敢強留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

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本意在襄陽孰如下

不願者留下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令曹兵將至

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若是此時不告百姓潛師宵遁則後來必不為曹操所追及矣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

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此之謂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

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

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與曹操之買民心一樣便是假處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難同一假也而玄德勝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

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不獨百姓則

宣可獨其丰而乘其車則已既已賜之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濠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

催船渡乃必其之勢也行

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亦以百姓之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

蔡瑁張允徑來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劉琮能安民則不仁城中

忽有一將引數百人徑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為

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突如其來眾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義陽人也姓魏名延

字文長魏延之歸玄德尚在十數日之後即早於此處現出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

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讀者至此謂蔡瑁張允此時必死而玄德此時必入襄陽矣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

止之曰休驚百姓處處以百姓為重魏延只顧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

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認得我大將文聘麼忽然又遇一魏延大怒提刀躍

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

入襄陽處處以百姓為重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本要取江陵誰知玄德曰正

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

城來跟玄德而去此之謂人知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兩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

而逃却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為後伏黃忠伏城却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

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哭告曰

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

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下淚曹操哭劉表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劉表之墓是真哭忽哨馬報說曹操大

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眾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  
民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  
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不獨百姓則已此已屬之豈可  
捨於前而棄於後到處同行亦

必死之  
誓也

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後人有詩讚之曰

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今憑吊襄江口父老猶然憶使君

却說玄德擁着百姓緩緩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

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

方如前日為劉琦書來  
已早為今日玄德從從

玄德從之即脩書令雲長同孫

乾帶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

為長城  
趙雲保護老小

為當陽  
伏草

其餘俱管顧百姓

而行

處處以  
使為上

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

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

無備願將軍奮發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

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

王威此計妙不可言劉琮若能行之是  
一時快事劉琮即不行之亦千古快事

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

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

勸止

李廷冠而王威  
不死亦脫降耳

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

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

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

此有如此之兵糧而不  
計其且亦用非人哉

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

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為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

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伏候二人大喜拜謝才操又曰劉景升既死其子降順吾當

表奏天子使永為荊州之主逆許而南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

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子操笑曰吾豈不識人止因吾所領北地

之眾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奸雄用人全是惟其可恨可愛却說蔡瑁張允

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荆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齋捧印綬兵

符親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

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百姓焚香見是好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

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若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翼

王粲等皆為關內侯二人前勸劉琮降操正為此耳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兩次許今琮聞命大

驚辭曰琮不願為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為官免在荆襄被

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

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劉琮此時行旅之況更慘于玄德矣操喚子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

子殺之以絕後患急極亦勢之所必然于禁得令領眾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

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殺再說痛恨後言此實客之語豈可待哉雖

之見殺猶為子禁得乾淨也子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奮怒奮力相關竟被眾軍所殺劉州死節者有沮受當

一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除成之母欲執而孔明之家皆無事竟臥龍妙人獨先自十信

操深恨之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

搖動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却獨不見文聘

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

悲慙無顏早見耳言訖歔歔流涕與表紹之心王修等相問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

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已行過一月矣

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以一日一夜趕一月之大軍程兵雖眾而亦疲矣

陸續隨後而進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

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將二人再照一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

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請矣孔明允

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關公既去孔明久行止則張趙二將矣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

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疑騎兵來先驚風聲使人不覺玄德

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

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處處以百姓為重雍曰主公若戀而

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為景山玄

德便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

當時李處書曰：涼秋九月時，聞悲風蕭條之聲，又前事。

吊古戰場文曰：往往哭天陰則聞，未嘗不風其悲也。今此處悲。

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

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

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

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慙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文聘尚有良心，張飛

保著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

有百餘騎。百姓老小並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

此處寫得七零八落，後文一處出。

玄德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

不悲乎？

先言百姓次言諸將，老小處處以百姓為重。

正懷惶悶，忽見糜芳面帶敵箭，踉蹌而來。

糜芳帶箭在玄德眼中，疑出極省筆。

口言

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

將寫趙雲中忠和報趙雲降，標是備糜芳口中反響下文。

玄德叱曰：子龍是吾故交，安肯反乎？

玄德之言是正觀下文。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

糜芳不知趙雲飛亦疑趙雲不獨反德。

玄德之誠正反觀趙雲之忠。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

初心，糜芳曰：我親之語。

見他投西北去了。

此却何故？

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槍刺死。

讀者至此為之語，趙雲寬心。

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

白馬關事已隔數回至此忽然一提。

子龍此去必有事

故。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裡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

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衝起

塵土以為疑兵。魏德淵能用智想為孔明所陷故也。飛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寫得有銀勢○此處權

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

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

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方殺明不歸東

故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見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

動地中箭著槍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將為二夫人先寫兩縣百姓是以急軍伍正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

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借趙雲眼中敘出簡雍又者筆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

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槍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

我爭鬪不得故臥在此。康芳中簡雍暗指作兩難叙法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簡雍口中點出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

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

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妙在不敘簡雍一過路報只敘趙雲一面去尋忽一人大叫

趙將軍那裡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

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

姓婦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備軍士口中叙出又省筆○簡雍說兩個夫人俱未下落軍士只說一個夫人却有下落似妙雲竟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

望南趕去。寫趙雲心忙無暇更敘軍士不但簡雍軍士懷重有別甘夫人與軍士緩急更叙也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

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轂大哭雲下馬插槍而泣曰使主

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

於百姓內步行。

與前章語相應

又撞見一枝軍馬，沖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

至此。

糜夫人失散，甘夫人人口中點出，又有

正言，即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槍上馬，看時，面前綁

著一人，乃糜竺也。

糜竺被縛，趙雲眼中點出，又有

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著千餘軍。

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掣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

趙雲明白趙雲大喝一聲，挺槍縱馬直取

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

上馬，殺開條血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

我哥哥？

此時已知不足又問一句為上文餘話

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

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

簡雍報信，簡雍口中

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

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尋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

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此時下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槍，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

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

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

本為曹操背劍今為趙雲這劍

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

虹，倚天劍自佩之，青虹劍今夏侯恩佩之。那青虹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

補敘寶劍來歷又以為天忌青

虹之中偏有此劍下

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那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著趙雲。

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鞘上有金嵌青虹二字，方知是寶劍也。

再補敘寶劍一句雲插劍

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寶劍雲並無半點退心

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

了槍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甘夫人下落用軍士氣信糜夫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

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旁啼哭先將土牆枯井

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

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言之傷心聞之酸鼻○阿斗乃

人衆持付託勝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

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人知立地西極漢不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

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好夫雲曰喊殺將近追

兵已至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

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人知馬在帝城托阿斗於孔明不知糜夫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

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殺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

何持槍事險心忙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人知趙雲不捨死以保其子不知

男子糜夫人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拚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土牆枯井前生雲出此處便掩記

解開勒甲縶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

呂布賊女兒在背甚是累墜趙雲與阿斗在懷顛倒他便綽槍上馬

早有一

將引一隊步軍至

求得如此危急愈足見糜夫人一死之妙

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

三合被趙雲一槍刺倒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

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槍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

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追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跣躡一轂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

至此

必謂趙雲不免矣

張郃挺槍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衝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

亦大奇事本是趙雲保阿斗此却是阿斗保趙雲矣○與玄德相識躍馬彷彿相似

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

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赶的是馬延張顗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

下降將

袁紹降將正與子龍映明

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虹劍亂砍手起處衣甲

透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

玄德逃難賴良馬子龍殺將賴寶劍一馬一劍正虎相對

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

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

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

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

阿斗之福所致也

曹操要捉生趙雲却使趙雲保得活阿斗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

面奪槊三條前後槍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總敘一句省却無數筆墨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

部將鍾繆鍾繇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上已作一賊不如此處又

起正是

變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前回寫趙雲此回寫張飛寫趙雲是幾番血戰寫張飛只是一般吆喝天下事亦

有虛殺而可當實際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實際足以服人而後臨時之虛殺足以

聳聽所以張飛之功與趙雲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虛殺渾無實際他人吃盡老力

我只出一張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軍若非有雲長昔日誇獎之語曹操當時未必如此之懼也不但此

也翼德橫矛立馬於橋上而曹兵疑為誘敵之計若非有孔明兩番火攻驚破曹

兵之胆當時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則非翼德之先殺奪人而定則雲長之先

殺足以奪人又非雲長之先殺奪人而定則孔明之先殺足以奪人耳

玄德將阿斗擲地亦擲得不差由後觀之以一英雄之趙雲救一無用之劉禪誠

不如勿救矣。然從來豪傑不過時。庸人多厚福。禪之智則劣於父。而其福則過於父。玄德勞苦一生。甫登大寶。未幾而殂。反不若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長坂之役。本是庸主賴虎將之力。而得生。人反謂虎將賴庸主之福而不死。為之一嘆。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投襄陽。忽變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變而漢津。此猜測之所不及也。劉表為孫權之警。劉表未死。孫權方欲攻之。劉表既死。權忽使人弔之。又猜測之所不及也。惟猜測不及。所以為妙。若觀前事。便知其有後事。則必非妙事。觀前文。便知其有後文。則必非妙文。

讀書之樂。不大驚則不大喜。不大疑則不大快。不大急則不大慰。當子龍救出重圍。人困馬乏之後。又遇文聘追來。是一急。及見玄德之時。懷中阿斗不見。戰息。是一疑。至翼德斷橋之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邊。更無去路。又一急。及雲長旱路接應之後。忽見江上戰船攔路。不知是劉琦。又一驚。及劉琦同載之後。忽又見戰船攔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今讀者眼中如猛雷之一去。一來。怒濤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內。乃有如此變幻也。

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為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為援。所見畧同。而孔明巧處。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來求我。若魯肅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沒趣矣。妙在魯肅求

見然後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見之後若孔明先下說辭又沒趣矣妙在孔明並不挑撥魯肅魯肅先來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魯肅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應允又沒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難孔明勉強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態胸中十分要緊口內十分遲疑寫來真是好看煞人前看李肅說呂布殺丁原偏等呂布自說出來是一段絕妙文字又看王允說呂布殺董卓亦等呂布自說出來又是一段絕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東吳見孫權必待魯肅說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兩人往復此則夾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呂布說出來時便隨口贊成此則既等魯肅說出來時却又詐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轉愈曲賞心悅目該以過茲

却說鍾繇鍾紳二人攔住趙雲斬殺趙雲挺槍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交戰戰不三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來趕馬尾相衝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虹寶劍砍去連盔帶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此處寫趙雲又寫實例○趙雲說斬曹操名將五十餘員兵不想五十餘員兵又寫續餘眾逃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殺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人困馬乏之兵又有追軍至人困者著急○此處寫趙雲又寫實例○趙雲說斬曹操名將五十餘員兵不想五十餘員兵又寫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逆行追兵我自當之不殺數千龍而來今大得為子龍之說妙雲縱馬過橋行二十

餘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此處寫趙雲喘息愈見上文勞苦功高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

雲喘息而言曰此處寫趙雲喘息愈見上文勞苦功高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

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纔公

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此處又着其殺人遂解視之原來阿

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睡着未醒耳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

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袁紹幼子而把重之謀玄德幼子而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上天眼趙雲忙向地下抱起

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縛蛇矛立馬橋

上備文聘眼中寫一張飛○此處按不趙雲只寫張飛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

可知繫樹枝於馬尾馳驟林間的是妙計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

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描一句在眼將眼中再寫一張飛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正是飛飛又紮住陣脚

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睜圓環眼隱隱見

後軍青羅傘蓋旌旗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前在諸將眼中寫張飛此又在飛飛眼中寫曹操飛乃厲

聲大喝曰半日不明此時方喝妙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二戰二字敵如巨雷曹軍聞

之盡皆股栗不獨當時聞者股栗即今日讀者讀之其股如在線上曹操急令去其傘蓋第一喝早喝去回顧左右曰吾向曾

開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將白馬解圍時語今日相逢不可

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其假曹操見張飛

如此氣概頗有退心又在曹操眼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第二喝又喝退乃挺矛又喝曰

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此一喝更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惇驚得肝胆碎裂倒

撞於馬下第三喝直喝死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竄正是黃口孺子

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驍虎豹之吼一時棄槍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

似山崩自相踐踏前四喝趙雲有死戰之勇此四喝張後人有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般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與東橋雲河過關張遼許褚

赶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物從後驚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

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此曹操神色方定是寫張飛除勇乃令張遼許褚

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騎

摘去馬尾樹枝細今將橋梁拆斷失算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

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

矣妙在不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必有埋伏不敢

進兵今拆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眾雖涉江漢可填而過

宣懼一橋之斷耶

方說明原故○馬尾樹枝是葛德巧處拆斷橋誤是葛德拙處奪人使車到不是

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

陽路而走却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

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

曹操料張飛玄德料曹操俱各不差

遂傳令差一萬軍連搭三座浮橋只今夜

就要過幸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

是疑孔明曹操之信是信張飛

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

急與相撞漢之危相似

天喊殺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之奈何

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甕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

山矣眾將可努力向前眾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

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

又是絕處逢生

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

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

雲長一邊事於此處方纔補出正故在突如其來

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

與生與之言相照

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

請玄德並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

敘得一篇不漏

雲長嘆曰昔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

第二十四回中事也

玄德曰我

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

又追前

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

而來

故作驚人之筆

玄德大驚

不待玄德吃驚讀者至此亦為吃驚

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

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來遲玄德視之乃劉琦也先言後見其人說得變化琦過船哭拜曰聞

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忽西

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來風吹哨而至又作驚人之筆令讀者再吃一驚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

起於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操且又疑是吳軍此在劉琦意中想

正與下文魯肅至江夏反照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著孫

乾只雲長劉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見皆故作驚人之筆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

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

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孔明一處事即借孔明口中補出玄德大悅合

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到夏口屯

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為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

勢反孤矣特約劉琦接應却又不到江夏變化之甚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頓軍

馬俾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

孔明劉琦共投江夏既從往夏口却又重到江夏變化之極却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疑有伏兵不

敢來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荆州治中鄧義別駕

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抵敵曹操遂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元是曹操取江陵變化之極

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釋韓嵩之囚加為大鴻臚韓嵩之囚在二十二回中至此方放應其餘眾官各有封賞曹

操與眾將議曰。今劉備已投江夏。恐結連東吳。是滋蔓也。結連東吳。一曰當用何計破之。

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馳檄江東。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荊州之地。

永結盟好。孫權必驚疑而來降。則吾事濟矣。此季左車所謂先聲而後實者也。操從其計。一面發檄遣使

赴東吳。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詐稱一百萬。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沿江而

來。西連荊陝。東接蘄黃。寨柵連絡三百餘里。此為曹操軍威正。為下文赤壁戰伏。話分兩頭。却說江東孫權

屯兵柴桑郡。聞曹兵大軍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眾謀士商

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荊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

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吊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眾將。同心

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成矣。孔明欲得荊州。魯肅亦欲得荊州。孔明欲合東吳以破曹操。肅亦欲合劉備以破曹操。是皆識見過人處。權

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吊喪。却說玄德往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

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抵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為應援。正寫曹操一邊。要來却又寫孔明。使

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此孔明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

耶。孔明答曰。今操引百萬之眾。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

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并。若南軍勝。共誅

曹操。以取荊州之地。此句是主。若北軍勝。則我乘勝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賓。玄德曰。此論甚高。

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吊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

事濟矣

寫孔明之智

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吊喪否

問得動○孫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於此

處現

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讐安得通慶吊之禮

孫堅之兄在第七回中又忽於此處設問

孔明曰然則魯肅

此來非為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

以顯其意而忽來通禮是猜測到之事然其來意固可猜測矣

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

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

此今俗語所謂云門前

計議已定使人

迎接魯肅肅入城吊喪收過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

魯肅此來非為弔喪正為說玄德

禮畢邀入後堂

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為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

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

微問江夏動靜先問此軍虛實

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即走竟不

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

請葛孔明四字不通至極說出却是孔明先說妙道

兩場火燒得曹操魂

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

請孔明出來相見

只劉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見妙甚

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

相遇願問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

白亮之盡知德

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

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

臣有舊將往投之

編不說要投許都偏說要投吳臣此等說話今人多有學之者今之寫生過人相請本見周堂在

曰吳臣糧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

又通過

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

之別有良圖

言孔明口言吳臣不足依還未說出孫權來孔明亦言吳臣只可暫依亦並不提起孫權妙甚

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

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

時更何

不得只得自說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恙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

出孫將軍來矣見此說出孫權來又故意深開一句然正是通近一句言無心腹之人可使隱然除却自己更無人可去無妙在只不說出來肅曰先生令兄現為江東參謀日望與先

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孔明自己要去知待肅請他連請葛瑾在彼並不提起亦待肅說出妙不可言玄德曰

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半响只是孔明魯肅兩人往復之語耳此時玄德從旁會孔明之意使夾此一句計得相安肅堅請孔

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寫魯肅一味老定孔明至

看之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桑柘郡來正是

只因諸葛扁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且看下文分

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則是孔明之以舌為兵也。其戰羣儒以舌。其激孫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為水。言揚厲火。則又以舌為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先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劉琮之事。即孫權前車之鑒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為尊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耳。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惟將軍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子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清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於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不但荊州未取。而早為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奪。而亦預為其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韓遂尚在。觀其鼎足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曹操青梅煮酒之曰。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

與當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惟英雄能識英雄不待識之於鼎足之時而早識之於孤窮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赫奕則畏而重之見人淪落則鄙而笑之異故相非同必相識英雄之不遇識者正為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魯肅不即引見孫權且歌館驛此一曲也又妙在孫權不即請見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見孫權先見眾謀士此三曲也及見眾謀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此四曲也孔明言語既觸眾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迨孫權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玄德之與孫權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下文峯迴路轉詞洽情投將欲通之忽欲阻之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

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蓋非此一折則後文周瑜之略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權之果出於此而作者特欲為後文取勢耳觀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說魯肅孔明辭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郡來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妄言曹操兵多將廣魯肅第一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

對答之語

孔明第一

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權正

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聽虛實若何肅曰已知

其略尚容徐稟

妙在不即說出孔明

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

現今會眾商議未定

曹操檄文之至妙在孫權口中說出

肅接檄文觀看

曹操檄文之語妙在書用眼中看出

其略曰

孤近承

帝命

奉詔伐罪旋麾南指劉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

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于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

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之名

以征四方拒之不順

此是論理

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

此是論勢

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策張昭第一眾謀士皆曰子

布之言正合天意

張昭只言地利不可恃眾入又言天意不可違

孫權沈吟不語

孫權第一

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

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

張昭第二

孫權低頭不語

孫權第二

須臾權起更衣魯

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眾人所言深誤將軍

眾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

二語是至論

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

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

定大計

眾人見就事吳全勢為子敬只此孫權一人身上說極其痛快

權嘆曰

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我見

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

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

張昭為孫策所留士周喻亦孫策所留士推孫權則孫權自得之故周喻為己有

但操新得袁紹之眾近又得

荆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

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

公可問之便知虛實

妙在至此方說出孔明

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

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

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

明日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

事

此是孫權好勝至今

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

曹操兵多

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行決不有誤

肅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見

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

我冠博帶整衣端坐

孔明逐一相

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

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

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

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

語果有之乎

張昭之意如說管樂便倒孔明

孔明曰此亮平身小可之比也

小可二句妙意

昭曰近

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

已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

亦問得是

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

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

意不在張昭而在孫權

遂答曰我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

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

說得劉琮孺子聽信佞言

暗自投降致

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知也

亦是實話

昭曰若此是

非等閑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非等閑可知也

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此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  
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用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  
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祛害。剿滅亂賊。不肖其不降曹反且劉豫州未得先  
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此句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  
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掃蕩天之  
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故意見將他何先  
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倒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  
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  
反不如其初也。將他地口一服說在後反不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當而孔明  
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亦是實話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  
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臟腑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  
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安保。誠為難矣。先生  
如子馬將道此其又張昭見我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迹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  
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急。已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見病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  
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兵甲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  
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胆裂。竊謂管仲樂毅

之用兵未必過此

公則

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

業此真大仁大義也

高估玄德美其親觀之仁

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

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

又高估玄德美其愛民之德

寡不

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

信父事高皇未嘗累勝

勝然以玄德比高皇目此爲高

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

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

說曹操才之扁

這一篇言

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

戰勝了一個

座間忽一人抗殷問曰今曹公屯兵百萬將列千

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

詩魏曹操使派一着不及子而多矣

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

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于當陽

計窮于夏口區區求救于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

亦是當面嘲罵

孔明曰劉豫州以

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

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耻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

者矣

江東門令妙品

虞翻不能對

又武勝了一個座間

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

吳耶

此人有見

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張

儀亦豪傑也

自贊則當樂猶云小可罵人則以秦左儀爲豪傑

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

非比畏強凌弱懼力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

秦張儀乎

儀背儀秦以弱韓江東詞今妙品

步騭默然無語又戰勝了一个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操為何如人也孔

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

今天數將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原朝臣許曹操之強猶可至薛綜乃辨其不是漢賊喪心後理此處翻又低一着劉

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

此無父無君之言乎稱君又二字明例薛綜題目正大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

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効反懷篡

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

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攷眼見只是織席

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對臣馬王已為失禮况又左袒曹操更低一着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

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惟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

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

賊子也又借曹家罵曹雜詞今妙品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攷其意冠冕正大

十回中事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為辱乎又以為祖公小兒之見

不足與高士共語又戰勝了一个陸績語塞又戰勝了一个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

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一發則得沒要緊不濟之極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

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鄙為敗弁

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宣亦效書生區區于筆硯之間數

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取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禁書王象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又戰勝忽

又一人大殷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亦即是嚴峻之孔明視

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

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

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前低天下多少文人學士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

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以楊雄事莽為當日辭操者此程德樞不能對又

嗎了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賈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

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

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關口耶彼此問難一往一復畢竟作何結局得此人來喝倒絕妙收科眾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

公覆現為東吳糧官為後文伏線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

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乃與眾人辯論也黃蓋數語則可勝得孔明應謀士不及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

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未見周郎與曹操戰先見孔明與諸謀士戰周郎之戰是舟師水旱孔明之戰是古制舊法周郎為應丘孔明亦為應兵耳於是黃蓋與魯肅引

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安族諸葛瑾在此處最妙若與諸謀士一同相見將以孔明為客乎抑將不以孔明為客乎將亦與孔明辨乎抑獨不與孔明辨乎孔明施禮

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

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敘話說罷自去

瑾將與諸葛士許立耶魯肅曰通問所囑不可有誤魯肅第三孔明點頭應諾孔明第三引至堂上孫權降

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眾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

他講話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

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請魯肅飯茶已畢孫權曰常聞魯

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

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事在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

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只說玄德兵少尚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

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三次應承魯肅至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

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荆

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亮性

有多少說些不怕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孔明第三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

有多少既問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人此將

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此句直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戰請足

下為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勸他投降是實權曰願聞高論孔



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

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

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子此句是恐空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

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言空德之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

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

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

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隱然以荊州自處而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惟將軍

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

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論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

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

比袁紹若何說他不如空德尚然不樂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

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孫權只

低頭不語孫權第三顧雍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

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舌戰之時顧雍獨無孫權沈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兵勢處置開說明白

借此逼出後文周郎且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

不必孫權之果如此也

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計耳。顧主公勿聽也。孫權尚在沈吟。都為後文取勢肅曰：「主公

若遲疑，必為眾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文取勢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

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前止為文官此處又補為武將一句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

不決。都為後文取勢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

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眾，欲待降來，又恐

曹操不容。寡不敵眾是應於劉備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姊臨終之語乎？」忽將

命一握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話來，正是。

追思國母臨終語，引得周郎立戰功。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計，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

言。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語，孫權能憶之者，憶

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吳氏兩

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

二喬也。則謂周瑜之破操，實大喬小喬之破操可也。赤壁鏖兵，一場大敗，得婦人

之力居多，婦人真可畏也。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辭之曰：「內事不決，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

天下未有能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而能謀內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玄德也。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求助於玄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詐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魯肅不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說假話。大家暗猜。著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著一至誠之魯肅。說出幾句老實話以形之。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入門問諱。豈有入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不縱火。將二喬之為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蜈蚣。」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蜈蚣比之。即阿房賦所謂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凌空，不霽何

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患瘋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皇梁。其殆學孔明之改賦乎。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為弄麝矣。伏臘而以為伏獵矣。芋而以為芋金根。而以為金銀矣。吾不知其將賺何人。將施何計。而亦學孔明之改別字也。為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為玄德所有。則忌之使孔明而為東吳所有。則不忌也。觀其使諸葛瑾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臏。同事一君。而必欲殺而後快也。一則在異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則在我國而驅之。使入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至耳。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國太遠先姊遺言。先姊却又足迂伯符遺言。○孫策遺命是二十九回中事。恐于此便照。權大喜。

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可知前文為孫權此呼。猶恐不通。故通出周瑜。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

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不待孫權去請。即為周

肅與瑜最厚。先來接著。將前項事細述一番。○不待周瑜問。肅先為周周瑜曰。子敬休憂。瑜

自有主張。○與孔明答應。魯肅一服。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歇息。忽報張

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

利害否

問得驚

瑜曰未知也

又疑

昭曰曹操擁眾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

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請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

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

敬却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議皆同瑜曰

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

只用順口

昭等辭去少頃又報程普黃

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託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

瑜曰未知也

又是假

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

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惜之事吾等臨死不辱望都督勸

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

前已寫過此處却寫程普

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

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

又獨寫黃蓋

眾人皆曰吾等都不願降

帶表

瑜曰吾正

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

亦只順口

程普等別去又未

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

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

是還嫌疑之語

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

二語妙甚明明說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

周

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

與對書肅語一般

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

班勉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前是曹操與要戰者分作兩處相見。今並作一起。相見前詳。

此界筆法各異。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妙在不置可否。眾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葫蘆裏至。

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罷。分賓主坐下。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眾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是曹操人先開口。瑜曰。曹操

以天子為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

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郎假話。所以激孔明試孔明也。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

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托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為太山之靠。

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周瑜不過欲挑撥孔明開口。却妙在孔明不言。只在魯肅回答。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

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孫權欲求而於孫州周瑜和說孔明。則求助於我。疑又反言挑撥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

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言。任魯肅回答。二人互相爭辯。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寫周瑜冷笑。此又

寫孔明冷笑。却足滿腹騰扶。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妙極。肅曰。先

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為合理。妙極。瑜曰。孔明乃識時

務之士。必與我有同心。大家說說話。好容易人。肅曰。孔明你又如何說此。夾着魯肅一句。未孔明曰。操極善

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

人矣。向句。莫落孫權又向句。莫落周瑜思極妙極。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

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妙極。魯肅大怒曰。

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妙極。魯肅大怒曰。

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又史有魯肅一詞老實話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

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

萬之眾皆卸甲捲旗而退矣。說到此處更奇極幻極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

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要待他再問妙極瑜又問：果用

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

下美女以實其中。先有此句為定操乃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

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方說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

業。又先有一句為實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愚極矣妙極矣今雖引百萬之

眾，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愚極妙極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作為不差人

遂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愚極妙極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妙在又

事為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証驗？周瑜不即怒罵大賊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

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台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又先有一句為實誓取二喬。有賦

竟似千真萬真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又後寬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

誦。又後寬一句不即發怒妙甚孔明即時誦銅雀台賦云：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台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

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

之滋榮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鳥賦云連二輪

於東西若長空之城隍此喻也非喻也今孔明易此二語使體輕劇在二喬身上去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羣才之來萃兮協

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雲天互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

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

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

極兮等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遊兮迴鸞駕而周章思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

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

至此不得不罵不得不怒

孔明急起止之曰昔

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子

編說民間二字詳為不知惡極矣妙極矣

瑜曰公有

所不知知之矣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

不知失口亂言父矣犯罪死罪惡極切極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

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婢矣又故意說此兩句愈愈妙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

方欲出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

同破曹操前此說假為本欲孔明來求我今却是我求孔明矣孔明曰若蒙不棄愿効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

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

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

班侍立

前孔明入見止列者之官今周瑜入見則列者武官而周瑜來各自好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

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

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

臨賊則怒見賊則笑怒極而笑實正其怒也

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眾文武

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

誰勸主公降

問得瑜之疑如見其詞也

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

降之意

昨日隨口答應此時忽又重問

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

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勝艦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

且降更圖後計

不知國事後計

瑜曰此迂儒之論也

一句罵倒衆暗周瑜罵操是正明罵

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

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

才使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

以大義論之則不當降操

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父於南征

一忌也

此處忽提馬騰為前文重承義狀應為後文除斥流古伏筆

北軍不諳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

為後計提於前伏筆

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草草三忌也

時值隆冬為後得東風伏筆

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

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

為後說也

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瑜操正在今日

操

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

其言甚壯權雙燕起曰

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所懼二袁呂布劉表於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

與對孔明語一般

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

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

與對清

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

軍孤疑不定

又反說孫權

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

同

張臨此時大難為情

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督軍校尉

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

寫得孫權出色

瑜受了劍對眾言曰我奉主公之

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違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

行

寫得周瑜聲勢

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

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穩不可

以決策也

拔劍欲擊之復又說他心未穩不足孔明看不出

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

意將軍能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無疑然後大事可成

孫權應以曹兵多寡為問孔明便從其有出他心未穩

瑜曰先生

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

疑否權曰但恨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無所疑

此說先生料事如見

瑜笑曰瑜正為此特來開解

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

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疑未

服

將北來軍兵平白地開猜了無數

夫以久疲之卒孤疑之眾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

其言甚壯願主公勿以為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

子敬與孤同心耳

人帶罵張昭

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

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不真勝先賢，敗其志愈堅。孤當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見。

壯周瑜謝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父為江東之患，

不如殺之。周郎欲殺孔明，正是孔明已知。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曰：不可。今操賊

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患孔明，肅只患曹操。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是患左

德之得孔明耳。肅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郎非是，勝已者持忌勝

已著之為敵用耳。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武官將聽令。原來

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周郎初時，點兵時

程普以年少，較周郎與孔明初點兵時，關張以年少，較孔明正復相似。瑜令眾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

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我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

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誓師之言，先明大義，周郎大足可兒。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前部先鋒，領本部

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

隊，太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隊

官軍水陸並進，剋期取齊。只五萬兵，觀其調撥，却有數十萬之勢。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

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我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

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關張之服孔明在秦境之後，程普之服周郎即在調兵之時，又不同。瑜亦遜謝。次

日，瑜請諸葛瑾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至江東，欲煩先

第四十四回

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

此句為孫權是周郎本意

而先生兄弟

又得相見

此句為諸葛是周郎本意

豈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東媿無寸功今都督有

命敢不効力即時上馬徑投驛亭來見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訴闊情瑾泣曰弟知

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

開口便是雄雞

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

問問答應

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處我今與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

不能旦暮相聚視夷齊之為人能無愧乎

亦善詞令

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義

也

此言弟不能來從兄

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兄若能去東吳而與弟同事劉皇叔

則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也

此言兄可來從弟

不識兄意以為如何

瑾思曰我來說他反被他說了我

真可笑矣

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周瑜細述孔明

之言瑜曰公意若何

問得妙

瑾曰我受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

多言我自服孔明之計

在他阿兄面前不好說得要緊耳

正是

智與智逢宜必合才同才角又難容畢竟周瑜定何計服孔明且看下回分

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7

生  
下



線

857.4523

6546

19

v.8

舊籍